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7季

我的父亲
武梅



小时候,我很怕父亲,也有些怨恨父亲。因为,他就像个双面人,总是以不同的态度,对待外人和家人。

对别人,父亲最信守承诺,但对家人,他却常常失信。那时,父亲是生产队长,为了搞好生产,哪里有新的种植方法,他去取经学习;哪里出了粮食新品种,他去弄来试种……而每次出门取经学习,他都让母亲给他准备干粮背上。母亲生气,说他为队里办事,还要自带干粮。父亲说,他跟社员们承诺过,不占公家便宜。再说,在家干活也是为队里办事,吃的也是自家饭。为了增加集体收入,他带着社员们办副业,开过油坊,下过粉丝,炸过馓子。没有经验时,他都是拿自家的粮食做试验。母亲说,办队里的事,总让俺家吃亏,不合理。父亲说,等队里赚了钱,我把贴进去的拿回来。可父亲从来没往家拿过公家一根草。

有一年,父亲托人从外地弄来一些山芋高产新品种,准备种在一块大田里。有人担心新品种不能适应土壤气候,会减产。父亲说,能不能适应,只有试种了才知道。如果减产,损失算我家的。不巧,那年在薯块膨大期遭遇干旱,产量没有达到预想的要求。父亲为了兑现承诺,分山芋时,别人家都分完了,剩下一点小的才归我家。母亲气得哭。父亲铁青着脸说,哭什么?讲过话不算话,我还当什么队长?

在外人的眼里,父亲绝对是一个重情重义、慷慨大方的人。的确,亲朋好友,谁家遇到困难,只要父亲知道,从不袖手旁观,有时还倾囊相助。

打我记事时起,我家七口人就挤在两间草屋里。盖新房,一直是全家的奋斗目标。我12岁那年,麦草、芦苇、土坯等材料都备齐了,买木料的钱也准备得差不多了,就打算秋收后动工了。不想,秋收当口,一个堂叔突发重病急需用钱,父亲毫不犹豫地准备盖房的钱拿了出来。为此,我家新房整整推迟了一年才动工。

父亲好客,有亲朋好友上门,他

夏天总是先叩响园子的竹门,然后将熄灭的火把一束束点燃。扑过来的夏,会让你忍不住在又一个轮回里回望春天,然而春天已转身去了另一个地方,一点影子也找不到,只有记忆中起飞的春的花裙。

夏天躁动起来,通红的火把高过头顶,滚过山坡和野地,像天然的火塘,星火四溅,一句话没说完,园子里的夏天便煮沸了一个不一样的季节。

年轻时许下的诺言再一次发芽,篱笆不再孤单。小花朵背靠背,肩搭肩,顺着篱笆往上爬,像一个扎好的大花篮。水涨了,天空压下来,草地上不停地冒热气,喧闹的篱笆只有生长,看不到叹息。

嫩豆角像诗歌,像月牙,在喷火的菜畦里想心思。朝天椒见谁都说尖刻的话,看不见喜上眉梢,心里却装着甜蜜的事儿。水流边,黄瓜拉长影子,西红柿燃烧成一团火焰,紫茄如半个水湾。它们搭在季节的肩上,栩栩如生。只要再吹来一阵热风,夏日的园子都将挂满果子。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一块块蜜糖,我们要做的,就是把生活的根剖开,让每一个

会倾其所有,甚至借钱招待。所以,我家常年客人不断。听母亲说,父亲有个表弟,十几岁,正是“半大小子,吃死老子”的年龄。可家里穷,常常吃不饱,他就成了我家的常客。什么时候来,父亲都会让他吃上饱饭。可他一走,我家的稀饭就更稀了。

然而,父亲对自家人,可就吝啬了。记忆里,父亲连一颗糖都没舍得给我们买过。他还说,小孩子吃零食不好,浪费钱,还容易养成挑嘴的习惯。上小学时,我们的铅笔,用得实在捏不住了,父亲还让绑上小棍子用。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在我上高中时。因为住校,又没钱买食堂蔬菜,只能从家里带咸菜。一次,我从咸菜缸里掏咸菜时,扔掉了几根因浮在缸头上而腐烂的腌蒜苔。父亲看到了,暴跳如雷,然后他竟然把那些蒜苔拣了起来。

在我们兄弟姐妹眼里,父亲长着一张不怒自威的脸。他似乎从来没对我们笑过。因此,我们一直都很怕他。在他面前,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出,更别说在他面前撒娇了。父亲对我们管教也非常严,他也从不当面表扬我们,有的只是“要怎么样”、“不许怎么样”等要求。所以,我们见了,真有“老鼠见了猫”的感觉。

然而,对别人的孩子,父亲却又是那般和善。邻居的孩子来我家,父亲不但逗他们玩,还拿东西给他们吃。每年大年初一的早上,父亲都会手攥一把零钱,站在门口喊:“孩子们,发压岁钱了。”于是,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跑过来,围在父亲身边。父亲满脸堆笑地抽出一张张零钱,递到孩子们手里,还笑着说:“领了压岁钱,一年都平安;领了压岁钱,好好把书念。”父亲却从没单独给过我们压岁钱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如今,我们都凭着努力,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应有的成绩。我才慢慢地感受到,父亲的严厉和特殊管教,成就了我们的自强、独立而宽容,友爱、正直而善良。

走过去的早晨和晚霞烧红的天空,都流淌出乳汁来。

蜻蜓如叶,像在诗词里觅凉。陌上蝶舞,罩住了夏蝉的眼睛。只需一眨眼,一粒粒种子落到泥土里就会发芽,夏天的大园子也是一个春天。原野叠翠,草长莺飞,漫漫草滩收藏了春天的心思。远处山坳,洒落几户人家,叮咚泉水叩响了静寂的门扉,奔跑的夏被缠住了脚步。天空白云朵朵,花儿在夏日的阳光下摇曳芳华,飞鸟像刚诞生的婴儿,没费力便躲过夏的追逐,在绿林间自在的穿行。夏,搁浅在季节的小河边。

夏天又睁大了眼睛,荷塘是这眼神里的一点红。荷叶敞开裙裾,荷花绽放笑靥,清澈水面有小船打桨划过,村姑一脚踩空,掉进了“荷叶罗裙一色裁,芙蓉向脸两边开”的《采莲曲》里了。青松翠竹,苍翠挺拔。树影婆娑,漫山葱翠。小径幽幽,流水潺潺。燃烧夏天,怎像一首歌谣?

夏天的眼睛里有奔跑,也有安宁。把手掌摊开,让走过来的夏的翅膀落上去,多瞧几眼这流火的眸子。



爱的呼唤

顾正龙

有一阵子没见着父亲了。

踩着熟悉的水泥路进村,径直来到红色铁门把守的老屋。门关着,轻轻一推便开了,母亲正在水池边刷鞋呢。我问父亲上哪儿去了,母亲伸手向东边指了指,我便知道父亲应该在菜地里干活呢。

仅仅只有三分地的菜地,一年四季都被父亲侍弄得绿色葱茏。将蔬菜拉到街上卖,换回维持生活的零花钱。菜地边的池塘里,几茎荷叶的荷柄兀自伫立着,却是早早失了气色,耷拉着,满地残破、萧枯。

大约十分钟后,父亲的声音陡然破空而来。他在呼唤我的名字,熟悉而亲切。“哎……”我赶忙大声回应。父亲喊一声,我应一声。回头一看,原来父亲到沟渠旁边用板车拉肥料呢。离开老远,大概是怕我着急,便开始喊我。

父亲说,地里种了些青菜、萝卜、小白菜和大白菜,他跟母亲两个人吃不完,就想着拔一些回家,准备周末送到城里来给几个孩子吃。

我的头脑中顿时浮现小时候父亲喊我时的情景。

那时候,为了让几个孩子安心读书,尽管左邻右舍相继都买了电视机,父亲仍倔强地决定不买。每每到了周末的晚上,我在囫囵扒上两口饭后,就跑到小伙伴家看电视去了——这也是父亲允许的。到了四年级的时候,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,父亲常常在晚上不到九点时,就满村子喊我的名字。乡亲们都知道父亲的暴脾气,总是善意地提醒我早一点儿回去。可那时正是播放电视剧的黄金时间,在精神匮乏的年代,一台电视对于孩子的吸引力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。

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小伙伴家,边跑边应着父亲的呼唤,有时动作慢了,屁股上还要挨上两巴掌。一直持续到初中,周末时分,父亲扯长嗓子的呼喊声依旧在村子的上空飘荡。父亲的声音忽远忽近,声音执着地把村庄搜索了一遍。很多时候是因为沉浸于曲折离奇的剧情,又或者是乡亲家的门密闭性很好,导致听不到外面的声音。心头一惊,父亲的声音里好像在说:“你这个不知所谓的小崽子,应一声就那么难吗……你个不长心的臭小子!”

那时候觉得父亲管得太严,有点不近人情。时光流转,现在回想起来,多亏父亲的呼喊一直持续了那么多年。对于缺少自律和不知愁滋味的我来讲,就是一种鞭策和提醒。也正由于父亲饱含希望的呼喊,才让我在人生之路上走得更稳当。

夏日如歌
董宇

